露天睡觉的快乐时光

◎梁永刚（平顶山新华区）

上世纪七十年代末，我出生在偏僻的乡村，吃农家饭长大，住土坯房成人。过去，庄户人家住房条件极其简陋，一家老小挤在狭窄低矮的三间堂屋里，春、秋、冬三季还勉强能凑合着住，一到夏天，屋内圈气不通风，热得像蒸笼；没有蚊帐，夜里遭受着蚊虫的肆意叮咬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。在童年的记忆里，一到盛夏酷暑，除了下雨天，我几乎都是在外面露天睡觉。

一张烂草席铺在土地上，一双破布鞋垫席下当枕头，一个土布单子后半夜盖身子，这便是我露天睡觉的所有“寝具”。夏天露天睡觉的习惯，从小到大一直延续了十几年，直到我考入平顶山师范住校后才暂告一段落。

那时候，不仅不谙世事的孩童们喜欢夏天睡外面，就连成年的村夫村妇们也乐此不疲。不过，大人嫌地上湿气大，一般不直接铺席睡地上，而是睡在用麻绳纵横编织而成、俗称“软床儿”的简易床上。软床儿轻巧舒适，不占地方，易于挪动，可以放在屋内，也可搬到院里或大门外，即使睡到半夜突然下雨也不用慌张，一个人轻轻松松就将其搬进屋里。一张软床儿只能睡一个人，上面铺张凉席，睡上去弹性很好，晃晃悠悠的。可能是孩童们的皮肤比较娇嫩，在软床儿上躺上一会儿还可以，睡时间久了，凉席下面的麻绳就会把背上勒出一道道印痕，手一碰生疼。

过去老家的村子里各家各户都喂牛，傍晚从河滩上放牛回来，牛直接拴在自己门前的树上。人怕热，牛也一样，一步也不想往闷热的牛屋里迈。牛的主人从家里搬张软床儿，往牛旁边的空地上一放，悠然自在地躺下来，手里摇着蒲扇，嘴里哼着地方戏，在牛的倒嚼声和牛铃铛富有节奏的响声中酣然入睡。

麦场里、树荫下、门前屋后的空地上或是自家院落里，都是露天睡觉的好去处，一铺连着一铺，头碰头，脚挨脚，成为乡村夏夜一道别致的风景线。麦场多在村头，离家远，去的人不多。乡村到处是树木，且不乏枝繁叶茂的大树，白天大树下凉荫厚，再毒的日头也晒不透，等到晚上把席往树下一铺便可凉凉快快睡下。如果哪天放牛或者割草回来得早一些，我们就会从附近的坑塘里提几桶水，泼在晚上铺席的地方，这样一来睡上去就会感到凉丝丝的。

没有一丝风的乡村夏夜，闷热难耐，蚊虫肆虐，三三两两的村人围坐在树下，不紧不慢地摇着蒲扇，天南海北地闲聊着，直到月亮偏西，夜深人静了仍不肯离去。大人们谈论的话题孩童们听不懂，也不感兴趣，我和伙伴们跑到附近玩各种游戏，疯够跑累了，气喘吁吁回到树下躺在凉席上歇息。天热睡不着，我就仰着脸看浩瀚的夜空，数天上闪烁的星星，有时数着数着，突然看到一颗坠落的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，划过一道细长的亮光，眨眼工夫倏忽而去。夜深了，绵软的小夜风徐徐吹来，浑身的燥热顿时消散，附近的草丛中虫鸣啾啾，此起彼伏，偶尔从远处的树林里传来几声猫头鹰的怪叫，衬托出乡村夏夜的静谧和安详，不知不觉中我就遁入了梦境。

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农村时兴盖平房，传统起脊的瓦房逐渐淡出了农人的生活，这让住惯了瓦房的老辈人很不适应，总觉着平房闷气，夏天热冬天凉。不过，随着一栋栋平房拔地而起，农家晾晒粮食方便多了。平展展宽敞敞的平房房顶，也为夏日露天睡觉增加了一个新阵地，比铺席睡地上舒服多了。由于每晚都去房顶睡觉，早上起床后，铺的草席、盖的单子也不用往下拿了，往绳上一搭还能晒晒太阳。水泥面的房顶在炎炎赤日下晒了一天，到了晚上烫得烧手，即使铺了一层凉席，刚一躺下去仍然感到背部发热。凉丝丝的风是最好的冷却剂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在习习夜风的吹拂下，水泥平房顶的温度就降了下来。

时过境迁，今非昔比。近些年，农村的居住条件有了极大的改善，二层小楼在乡间随处可见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电风扇、空调等电器也走进了寻常百姓家，闷热的夏日夜晚，农人们再也不用汗流浃背靠一把蒲扇扇风驱热了，而是在现代化电器制造的凉爽舒适中酣然入睡。不经意间，我进城已经十几年了，曾经坚持了多年的夏天露天睡觉的习惯，如今已掩藏在岁月深处，留在美好记忆中，成为难忘的一段人生经历和挥之不去的思乡情结。

一九八二年的那场大雪

◎马红娜（平顶山郏县）

周末带孩子在白龟湖公园玩，已经快下午五点了，太阳还是像火球一样炙烤着大地，没走几步就满头大汗。孩子躲在树荫下不肯多走一步：“这太阳太大了，要是现在能下场雪该多好呀！”

孩子的话让我不由得想起一九八二年冬天的那场大雪，为了哄着他自己走路，我给他讲起那年下雪的情形。

那雪从大清早就开始下，一直下到第二天清晨。雪片大得惊人，犹如漫天的棉絮相互纠缠着，成团成块，与风搅在一起，从清冷灰白的天空飘扬而下。更有大如拳头般的雪团，猛然扑打在脸上，或遮了眼，或掩了口鼻，竟让人不能自由呼吸。雪停之后好多天，任凭阳光如何努力，雪花都不想融化，被风旋起时形成一道凛冽的雪雾，穿透厚厚的棉衣刺进骨缝，像刀扎一样疼。又遇到大风，把雪刮进路边的深沟里，竟然覆平了那沟，我们上学时，总要十分小心才能找得到路。

离校园后墙十来米远的路边，有一个直径约两米的浇地水井。雪刚开始下的时候，井口处一直湿湿的不肯落雪。下午我们放学时，井口已被雪掩埋得桶口一样细，缕缕白雾从中袅袅升起，让人禁不住想看个究竟。虽然老师家长一再强调不准到井边去，还是有好奇的同学非要一探究竟。第二天中午放学时，我亲眼看见一个同学掉了进去，在我们的狂呼下，几个老师拿根绳子把他从井里拉上来。经此一事，校长就让我们放假回家了。

夜里，听着雪花簌簌落着，在爹娘有一声没一声的闲扯中渐渐睡熟，睡梦中也是和伙伴们在雪地上嬉闹的场景。因为挂念雪，第二天来不及穿好衣服，就呼啦一下拉开门，扑面是极寒极寒的冷气，接着就看见门前两条雪路，一条通向灶火，另一条通向大门外。爹穿着薄薄的绒衣，弓着腰拿着铁锨在铲雪，路的两边形成两道雪墙，把瘦小的爹衬托得更瘦了。雪花不曾顾念爹扫雪的辛苦，兀自慢悠悠飘落在雪路上，极像了娘穿着黑衣用细箩筛面时溅上面粉的衣袖。

雪带来的新鲜感觉，终于逗引得我抛开寒冷带来的不适，一步一滑跑到爹身边，不错眼珠地追随着他手中上下舞动的铁锨。爹觉察到我的存在，扭头喝我赶紧回屋。我不听，伸手去夺他的铁锨，他无奈给我，伸手抹了一把汗，嗔笑着说：“就会捣乱！”

我个子还没有铁锨高，胳膊也没有铁锨把粗，铁锨上还凝结着厚厚的雪，哪里能拿得动呢。只一下，我就无趣地把铁锨抛到地上，开始赤手抓雪。唬得爹赶紧拉住我，打掉我手上的雪团，也顾不得我手上还有雪渍，就把我的手塞进他怀里。我急切地想要抽出手来，他紧紧地抓住，丝毫不让，直到手在他怀里暖热了，才让我抽出来。

刚解了禁，我又慌不迭得把手插进雪窝儿里，还得意地扭头看爹，把雪扬在他脸上。爹也不动怒，只是把脸上的雪抹去，笑呵呵地弯腰拿起铁锨，继续铲雪。我的手冻得生疼，就把手伸到他衣服里暖。

娘站在灶火门口喊“吃饭了”，爹轻笑一声，朝我一使眼色，然后弯下腰，让雪墙遮挡住身影，慢慢向灶火移动。然后趁娘不注意，一下子从雪墙后蹦出来，唬得娘直往后退。我也咯咯大笑着从爹身后钻出来，猛然把一团雪塞进娘手里。诡计得逞刚要得意大笑，却见娘手指通红，手背上裂着深深的血口子。我吓得呆立着，眼泪迷蒙了双眼，内疚地把娘手上的残雪打掉，默默流着眼泪。娘伸手抓把雪在自己手上涂抹着说：“妮儿不哭了啊，雪水儿还治冻疮呢，你看，娘不冻手……”

爹一伸手从灶火低矮的房檐上摘下一根晶莹剔透的冰凌，笑嘻嘻地说：“你看，这才是真正的冰棍儿呢！”娘也从水缸里揭起一个圆圆的冰盖儿，又从柴草堆里找出一根没有被碾扁的麦秸，对着那冰盖儿吹，不一会儿，冰盖儿上就出现一个圆孔，拿了根绳子穿进去，让我提着玩。顾不得吃饭，我欢呼着跑到街上，不一会儿，身后就跟了一大群看稀罕的孩子……

恍惚间，感觉脸上有些湿凉，收敛了心神，眼前幻化的一切场景都荡然无存。太阳依然故我的热，孩子和一群小朋友正踩在公园浅水里玩，他随手挥洒的水珠迸溅到岸上渗入大地，不留痕迹，只留下一点曾经存在的记忆。就像过往的事物和岁月，只经过，不存留。

本报地址：平顶山市建设路西段268号 印刷：平顶山日报社印刷厂(建设路东段平顶山日报社新址院内) 广告许可证：002 邮编：467002 零售价：每份1元
新闻中心 4973515 4973509 4973507 传真 4973573 摄影部4935472 广告部 4963338 房地产工作室4973518 发行部4965269 上期开印：1:50 印完：4:20